欽定全唐文

欽定全唐文卷五百六十五目錄

韓愈十九

韓愈十九

祕書少監贈絳州刺史獨孤府君墓誌銘

君諱郁字古風河南人常州刺史贈禮部侍郎憲公諱及之第二子憲公躬孝踐行篤實而辨於文勸飭指誨以進後生名聲垂延紹德惟克君生之年憲公沒世與其兄朗畜於伯父氏始微有知則好學問咨稟教飭不煩提諭月開日益卓然早成年二十四登進士第時故相太常權公掌出詔文望臨一時登君於門歸以其子選授奉禮郎楊

於陵爲華州署君鎭國軍判官奏授協律郎朋遊益附華問彌大元和元年對詔策拜右拾遺二年兼職史館四年遷右補闕詔中貴人承璀將兵誅王承宗河北君奏疏諫召見問狀有言動聽其後上將有所相不可於衆君與起居舍人李約交章指摘事以不行五年遷起居郎爲翰林學士愈被親信有所補助權公旣相君以嫌自列改尚書考功員外郎復史館職七年以考功知制誥入謝因賜五品服八年遷駕部郎中職如初權公去相復入翰林九年以疾罷尋遷祕書少監卽閒於郊十年正月病遂殆甲午

輿歸卒於其家贈絳州刺史年四十男子二人長曰某早死次曰天官始十歲有至性聞呼父官與聞弔客至輒號泣以絕女子一人夫人天水權氏贈太子太保貞孝公皋之承孫故相今太常德輿之女允慶配良是似是宜四月己酉其兄右拾遺朗以喪東葬河南壽安之甘泉鄉家塋憲公墓側將以五月壬申窆謂愈曰子知吾弟久敢屬以銘銘曰

於古風襮順而裏方不耀其章其剛不傷戴美世令而年再不贏惟後之成

虞部員外郎張府君墓誌銘

尚書虞部員外郎安定張君諱季友字孝權年五十四病卒東都明年兄子塗與其弟庾掞等護柩歸葬長安縣馬嶺原夫人北海唐氏之封前事塗進韓氏門伏哭庭下曰叔父且死幾於不能言矣張目而言曰吾不可無告韓君別藏而不得韓君記猶不葬也塗爲書致吾意已而自署其末與封敢告以請愈既與爲禮發書云云其末有復語千萬永訣八字名日月與封皆孝權迹孝權與余同年進士其上世有爲者當宇文時爲車騎大將軍鄜城太守卒

葬河北謚曰忠公至孝權閒五世矣孝權大父諱孝先太子通事舍人父諱庭光贈綏州刺史綏州之卒孝權蓋尚小母曰太原縣君卒既葬孝權守墓樹松柏三年而後歸選爲河南府文學去官徐州使拜章請爲判官授協律郎孝權始不痛絶詔下大悔即詐稱疾不言三年元和初徐使死孝權疾即日已試判入高等授鄠縣尉明年故相趙宗儒鎮荆南以孝權爲判官拜監察御史經二年拜眞御史明年分司東臺轉殿中按皇甫氏子母病不侍走京師求試職宰相怒曰吾故皇甫氏御史助所善相戲法侮我

皇甫媼何疾銜未决皇甫母病果死得解還爲司虞部員外郎孝權爲人孝謹與人語恐傷之而時嶷嶷有立與孝權游者極衆而獨以其死累余可尚也已是爲銘

檢校尚書左僕射右龍武軍統軍劉公墓誌銘

公諱昌裔字光後本彭城人曾大父諱承慶朔州刺史大父巨敖好讀老子莊周書爲太原晉陽令再世官北方樂其土俗遂著籍太原之陽曲曰自吾爲此邑人可也何必彭城父訟贈右散騎常侍公少好學問始爲兒時重遲不戲恒若有所思念計畫及壯自試以開吐蕃說干邊將不

售入三蜀從道士游久之蜀人苦楊琳寇掠公單船往說琳感欷雖不卽降約其徒不得爲虐琳降公常隨琳不去琳死脫身亡沈浮河朔之閒建中中曲環招起之爲環檄李納指摘切刻納悔恐動心恒魏皆疑惑氣懈環封奏其本德宗稱焉環之會下濮州戰白塔救寧陵襄邑擊李希烈陳州城下公常在軍閒環領陳許軍公因爲陳許從事以前後功累遷檢校兵部郎中御史中丞營田副使吳少誠乘環喪引兵叩城留後上官說咨公以城守所以能擒誅叛將爲抗拒令敵人不得其便圍解拜陳州刺史韓全

義敢引軍走陳州求入保公自城上揖謝全義曰公受命詣蔡何爲來陳公無恐賊必不敢至我城下明日領騎步十餘抵全義營全義驚喜迎拜歎息殊不敢以不見舍望公改授陳許軍司馬上官說死拜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代說爲節度使命界上吏不得犯蔡州人曰俱天子人奚爲相傷少誠吏有來犯者捕得縛送曰妄稱彼人公宜自治之少誠慚其軍亦禁界上暴者兩界耕桑交跡吏不何問封彭城郡開國公就拜尚書右僕射元和七年得疾視政不時八年五月涌水出他界過其地防穿不補

沒邑屋流殺居人拜疏請去職即罷詔還京師即其日與
使者俱西大熱旦暮馳不息疾大發左右手轡止之公不
肯曰吾恐不得生謝天子上益遣使者勞問敕無亟行至
則不得朝矣天子以爲恭即其家拜檢校左僕射右龍武
軍統軍知軍事十一月某甲子薨年六十二上爲之一日
不視朝贈潞州大都督命郎弔其家明年某月某甲子葬
河南某縣某鄉某原公不好音聲不大爲居宅於諸帥中
獨然夫人郱國夫人武功蘇氏子四人嗣子光祿主簿縱
學於樊宗師士大夫多稱之長子元一樸直忠厚便弓馬

爲淮南軍衙門將次子景陽景長皆舉進士葬得日相與
遣使者哭拜階上使來乞銘銘曰
提將之符尸我一方配古侯公維德不爽我銘不亡後人
之慶

監察御史衞府君墓誌銘

君諱某字某中書舍人御史中丞諱某之子贈太子洗馬
諱某之孫家世習儒學詞章昆弟三人俱傳父祖業從進
士舉君獨不與俗爲事樂弛置自便父中丞薨既三年與
其弟中行别曰若既克自敬勤及先人存趾美進士續聞

成宗惟服任遂功爲孝子在不怠我恨已不及假令今得不足自貰我聞南方多水銀丹砂雜他奇藥爊爲黄金可餌以不死今於若丐我我即去遂踰嶺阸南出藥貴不可得以干容帥帥且曰若能從事於我可一日具許之得藥試如方不效曰方良是我治之未至耳留三年藥終不能爲黄金而佐帥政成以功再遷監察御史帥遷於桂從之帥坐事免君攝其治歷三時夷人稱便新帥將奏功君捨去南海馬大夫使謂君曰幸尚可成兩濟其利君雖益厭然不能無萬一冀至南海未幾竟死年五十三子曰某元

和十年十二月某日歸葬河南某縣某鄉某村附先塋於
時中行爲尚書兵部郎號名人而與余善請銘銘曰
嗟惟君篤所信要無有弊精神以棄餘買於人脫外累自
貴珍訊來世述墓文

河南令張君墓誌銘

君諱署字某河間人大父利貞有名元宗世爲御史中丞
舉彈無所避由是出爲陳留守領河南道采訪處置使數
歲卒官皇考諱郇以儒學進官至侍御史君方質有氣形
貌魁碩長於文詞以進士舉博學宏詞爲校書郎自京兆

武功尉拜監察御史爲幸臣所讒與同輩韓愈李方叔三人俱爲縣令南方三年逢恩俱徙掾江陵半歲邕管奏君爲判官改殿中侍御史不行拜京兆府司錄諸曹白事不敢平面視共食公堂抑首促促就哺歠揖起趨去無敢闌語縣令丞尉畏如嚴京兆事以辦治京兆改鳳翔尹以節鎮京西請與君俱改禮部員外郎爲觀察使判官帥他遷君不樂久去京師謝歸㞐前能拜三原令歲餘遷尚書刑部員外郎守法爭諫棘棘不阿改虔州刺史民俗相朋黨不訴殺牛牛以大耗又多捕生鳥爵魚鼈可食與不可食

相買賣時節脫放期爲福祥君視事一皆禁督立絕使通
經史與諸生之旁大郡學鄉飲酒喪婚禮張施講說民吏
觀聽從化大喜度支符州折民户租歲徵緜六千屯比郡
承命惶怖立期日惟恐不及事被罪君獨疏言治迫嶺下
民不識蠶桑月餘免符下民相扶攜守州門叫讙爲賀改
澧州刺史民稅出雜產物與錢尚書有經數觀察使牒州
徵民錢倍經君曰刺史可爲法不可貪官害民留噤不肯
從竟以代罷觀察使使劇吏案簿書十日不得毫毛罪改
河南令而河南尹適君平生所不好者君年且老當日日

拜走仰望階下不得已就官數月大不適卽以病辭免公卿欲其一至京師君以再不得意於守令恨曰義不可更辱又奚爲於京師閉竟閉門死年六十君娶河東柳氏女二子昇奴胡師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某所其兄將作少監昔請銘於右庶子韓愈愈前與君爲御史被讒俱爲縣令南方者也最爲知君銘曰

誰之不如而不公卿奚養之達以不久生惟其頎頎以世厥聲

鳳翔隴州節度使李公墓誌銘

公諱惟簡字某司空平章事贈太傅之子太傅初姓張氏肅宗時舉恒趙深冀易定六州戰卒五萬人馬五千匹以歸聽命天子嘉之賜姓曰李更其名曰寶臣立其軍號之曰成德由是姓李氏太傅薨公兄弟讓嗣公竟棄其家自歸京師及兄死家覆有司設防守德宗如奉天守卒出公卽馳歸與母韓國夫人鄭氏拜訣屬家徒隨走所幸道與賊遇七鬪乃至有功遷太子諭德加御史中丞從幸梁州天黑失道識焦中人聲得見德宗於盩厔西上曰卿有母可隨我耶曰臣以死從衛及幸還錄功封武安郡王號元

從功臣圖其形御閣而以神威將軍居北軍衛久乃加御史大夫丁韓國憂去官累遷神威大將軍加工刑二曹尚書天威統軍又改戶部尚書金吾大將軍有長上萬國俊者以軍勢奪與平人地吏憚莫敢治及公為金吾與平人曰久聞李將軍為人公平庶能直吾屈卽齎縣牒來見公發視立杖國俊廢之以地還與平人聞者莫不稱歎於是天子以公材果可任用治人將兵無所不宜元和六年卽以公為鳳翔隴州節度使戶部尚書兼鳳翔尹隴州地與吐蕃接舊常朝夕相伺更入攻抄人吏不得息公以為國

家於夷狄當用長筭邊將當承上旨謹條教蓄財穀完吏農力以俟不宜規小利起事盜恩禁不得妄入其地益市耕牛鑄鎛鈐鉏斸以給農之不能自具者丁壯興勵歲增田數十萬畝連八歲五種俱熟公私有餘販者負入褒斜船循渭而下首尾相繼不絕十三年公與忠武軍節度使司空光顔邠寧節度使尚書釗俱來朝上爲之燕三殿張百戲公卿侍臣咸與旣事救還公因進曰臣幸得宿衞四十餘年今年老斥外任不勝慕戀願得死輦下天子加慰遣焉還鎮告疾其夏五月戊子薨年五十五訃至上悼愴

龍朝遺郎中臨弔贈尚書左僕射以其年十一月景申葬萬年鳳棲原夫人博陵郡崔氏河陽尉鎬之孫大理評事可觀之女賢有法度公有四子長曰元孫三原尉次曰元質彭之濛陽尉曰元立興平尉曰元本河南參軍皆愿敏好善元立元本皆崔氏出葬得日嗣子元立與其昆弟四人請銘於韓氏曰先人常有託於夫子也愈曰太傅功在史氏紀僕射以孤童囚羈京師卒能以忠爲節自顯取爵位立名績使天下拭目觀父母與榮焉旣忠又孝法宜銘銘曰

太傅之顯自其躬興僕射董羈孰與之朋遭國之難以節自發致其勤艱以復考烈孝由忠立爵名隨之銘此元石維昧之詒

河南少尹裴君墓誌銘

公諱復字茂紹河東人曾大父元簡大理正大父曠御史中丞京畿采訪使父虬以有氣略敢諫諍爲諫議大夫引正大疑有寵代宗朝屢辤官不肯拜卒贈工部尚書公舉賢良拜同官尉僕射南陽公開府徐州召公主書記三遷至侍御史入朝歷殿中侍御史累遷至刑部郎中疾病改

河南少尹興至官若干日卒實元和三年四月二十三日享年五十夫人博陵崔氏少府監頲之女男三人璟質皆既冠其季始六歲曰充郎卜葬得公卒之四月壬寅遂以其日葬東都芒山之陰杜翟村公幼有文年十四上時雨詩代宗以爲能將召入爲翰林學士尚書公請免曰願使卒學丁後母喪上使臨弔又詔尚書公曰父忠而子果孝吾加賜以厲天下終喪必且以爲翰林其在徐州府能勤而有勞在朝以恭儉守其職居喪必有聞待諸弟友以善敎館嫠妹畜孤甥能別而有恩歷十一官而無宅於都無

田於野無遺資以爲葬斯其可銘也已銘曰

裴爲顯姓入唐尤盛支分族離各爲大家惟公之系德隆位細曰子曰孫厥聲世繼晉陽之邑愉愉翼翼無外無私幼壯若一何壽之不遐而祿之不多謂必有後其又信然耶

國子助教河東薛君墓誌銘

君諱公達字大順薛姓曾祖曰希莊撫州刺史贈大理卿祖曰元暉果州流溪縣丞贈左散騎常侍父曰播尚書禮部侍郎侍郎命君後兄據據爲尚書水部郎中贈給事中

君少氣高爲文有氣力務出於奇以不同俗爲主始舉進士不與先輩揖作胡馬及圜丘詩京師人未見其書皆口相傳以熟及擢第補家令主簿佐鳳翔軍軍帥武人君爲作書奏讀不識句傳一幕以爲笑不爲變後九月九日大會射設標的高出百數十尺令曰中酬錦與金若干一軍盡射莫能中君執弓腰二矢指一矢以興揖其帥曰請以爲公歡遂適射所一座皆起隨之射三發連三中的壞不可復射中輒一軍大呼以笑連三大呼笑帥益不喜即自免去後佐河陽軍任事去害興利功爲多拜協律郎益棄

奇與人爲同今天子修太學官有公卿言詔拜國子助教分教東都生元和四年年三十七二月十四日疾暴卒君再娶初娶琅邪王氏後娶京兆韋氏凡產四男五女男生輒卽死自給事至君後再絕皆有名遺言曰以公儀之子已已後我其年閏三月廿一日弟試太子通事舍人公儀京兆府司錄公幹以君之喪歸以五月十五日葬於京兆府萬年縣少陵原合祔王夫人塋銘曰

宦不遂歸譏於時身不得年又將尤誰世再絕而紹祭以不隳

監察御史元君妻京兆韋氏夫人墓誌銘

夫人諱叢字茂之姓韋氏其上七世祖父封龍門公龍門之後世卒相繼爲顯官夫人曾祖父諱伯陽自萬年令爲太原少尹副留守北都卒贈祕書監其大王父迢以都官郎爲嶺南軍司馬卒贈同州刺史王考夏卿以太子少保卒贈左僕射僕射娶裴氏皋女皋爲給事中皋父宰相耀卿夫人於僕射爲季女愛之選壻得今御史河南元稹稹時始以選校書祕書省中其後遂以能直言策第一拜左拾遺果直言失官又起爲御史舉職無所顧夫人固前受

教於賢父母得其良夫又及敎於先姑氏率所事所言皆
從儀法年二十七以元和四年七月九日卒卒三月得其
年之十月十三日葬咸陽從先舅姑兆銘曰
詩歌碩人爰敘宗親女子之事有以榮身夫人之先累公
累卿有赫外祖相我唐明歸逢其良夫夫婦婦獨不與年
而卒以天實生五子一女之存銘於好辭以永於聞

登封縣尉盧殷墓誌

元和五年十月日范陽盧殷以故登封縣尉卒登封年六
十五君能爲詩自少至老詩可錄傳者在紙凡千餘篇無

書不讀然止用以資爲詩與諫議大夫孟簡協律孟郊監察御史馮宿好期相推挽卒以病不能爲官在登封盡寫所爲詩抵故宰相東都留守鄭公餘慶留守數以帛米周其家書薦宰相宰相不能用竟飢寒死登封將死自爲書告留守與河南尹乞葬已又爲詩與常所來往河南令韓愈曰爲我具棺留守尹爲具凡葬事韓愈與買棺又爲作銘十一月某日葬嵩下鄭夫人墓中君始娶滎陽鄭氏後娶隴西李氏生男輒死卒無子女一人學浮屠法不嫁爲比邱尼云

興元少尹房君墓誌銘

房故爲官族稱世有人自太尉琯以德行爲相相元宗肅宗名聲益彰徹大行世號其門爲太尉家宗族子弟皆法象其賢公曾祖諱元靜尚書膳部郎中歷資簡涇隰四州刺史太尉之叔父也祖諱肱爲虢州司馬父諱巒都水使者皆名能守家法公諱武字某以明經歷官至興元少尹謹飭畏慎年七十三以其官終幼壯爲良子弟老爲賢父兄歷十二官處事無纖毫過差嘗以殿中侍御史副丹陽軍使其後爲盩厔令施州刺史丹陽盩厔施州吏民至今

思之娶滎陽鄭氏女生男六人其長曰次卿次卿有大才不能俯仰順時年四十餘尚守京兆興平尉然其友皆曰房氏有子也次曰次公次膺次回次衡次元始學而未仕女三人皆嫁爲士人妻初公之在施州夫人卒焉殯於江陵元和五年次卿與其羣弟奉公之喪自興元至堂殯於伊水之南六年正月次公奉夫人之喪自江陵至遂以其月十四日合葬河南緱氏之高龍原公母弟式自給事中爲河南尹孝友慈良盡費其財以奉公葬未葬之一月詔以河南爲御史中丞領宣州觀察使將行召河南令韓愈

泣謂曰吾兄之葬於是而吾爲尹於是吾以爲得盡其道於吾兄也今壓於上命不得視吾兄之棺入此土也豈非天耶子與吾兒次卿游我重知子凡吾兄之終事將子是託焉愈既不獲辭既助其凡役事退又爲銘云

有位有年有弟有子從先人葬是謂受祉

河南少尹李公墓誌銘

元和七年二月一日河南少尹李公卒年五十八歛之三月某甲子葬河南伊闕鳴皋山下前事之月其子道敏哭再拜授使者公行狀以幣走京師乞銘於博士韓愈曰少

尹將以某月日葬宜有銘其不肖嗣道敏杖而執事不敢違次不得跣以請愈曰公行應銘法子又禮葬敢不諾而銘諸公諱素字某生七歲喪其父貧不能家母夫人提以歸敎育於其外氏以明經選主虢之宏農簿又尉陜之芮城李丞相泌觀察陜虢以材署運使從事以課遷尉京兆鄠考滿以書判出其倫選主萬年簿而母夫人固在食其祿母夫人卒三年改尉長安遷監察御史奏貶九卿一人改詹事丞遷殿中侍御史由度支員外郎選令萬年公主奪驛田京兆尹符縣割畀之公不與改度支郎中使侍郎

介恃不禮其屬大夫士擅喜怒賞罰公獨入讓不受劉闢平上以蜀賞高崇文尚書省以崇文幕府爭鹽井因革便不便命公使崇文崇文命幕府惟公命從即其日事已疏奏侍郎外稱其能竟坐前敢抗已衢州饑擇刺史侍郎曰莫如郎李某遂刺衢州至一月遷蘇州李錡前反權將之戍諸州者刺史至斂手無敢與敵公至十二日錡反公將左右與賊戰州門不勝賊呼入公端立責以義皆斂兵立不逼錡命械致公軍將斬以徇及境錡適敗縛公脫械還走州賊急卒不暇走死民抱扶迎盡出天子使貴人持紫

衣金魚以賜居三年州稱治拜河南少尹行大尹事吕氏子炅棄其妻著道士衣冠謝母曰當學僊王屋山去數月復出閒詣公公立之府門外使吏卒脫道士冠給冠帶送付其母黜屬令二人以贓減民賦錢歲五千萬請緩民輸期一月詔天下輸皆緩一月公一斷治不收聲事常出名上曾祖宏泰簡州刺史祖乾秀伊闕令父燮宣州長史贈絳州刺史母夫人燉煌張氏其舅參有大名公之配曰彭城劉氏夫人夫人先卒其葬以夫人祔夫人曾祖曰子元祖曰餗皆有大名公之子男四人長曰道敏舉進士其次

曰道樞其次曰道本道易皆好學而文女一人嫁蘇之海

鹽尉韋潛自簡州而下皆葬鳴皋山下銘曰

高其山而坎其中以爲公之宫奈何乎公

欽定全唐文卷五百六十六目錄

韓愈二十

欽定全唐文卷五百六十六

韓愈二十

集賢院校理石君墓誌銘

君諱洪字濬川其先姓烏石蘭九代祖猛始從拓跋氏入夏居河南遂去烏與蘭獨姓石氏而官號大司空後七世至行褒官至易州刺史於君爲曾祖易州生婺州金華令諱懷一卒葬洛陽北山金華生君之考諱平爲太子家令葬金華墓東而尚書水部郎劉復爲之銘君生七年喪其母九年而喪其父能力學行去黃州錄事參軍則不仕而

退處東都洛上十餘年行益修學益進交游益附聲號聞四海故相國鄭公餘慶留守東都上言洪可付史筆李建拜御史崔周禎為補闕皆舉以讓宣歙池之使與浙東使交牒署君從事河陽節度烏大夫重允間以幣先走廬下故為河陽得佐河陽軍吏治民寬考功奏從事考君獨於天下為第一元和六年詔下河南徵拜京兆昭應尉校理集賢御書明年六月甲午疾卒年四十二娶彭城劉氏女故相國晏之兄孫生男二人八歲曰壬四歲曰申女子二人顧言曰葬死所七月甲申葬萬年白鹿原既病謂其游

韓愈曰子以吾銘銘曰

生之艱成之又艱若有以為而止於斯

江西觀察使韋公墓誌銘

公諱丹字某姓韋氏六世祖孝寬仕周有功以公開號於鄖鄖公之子孫世為大官惟公之父政卒維縣丞贈號州刺史公既孤以甥孫從太師魯公眞卿學太師愛之舉明經第選授峽州遠安令以讓其庶兄入紫閣山事從父熊通五經登科歷校書郎咸陽尉佐邠寧軍自監察御史為殿中侍御史徵拜太子舍人益有名遷起居郎吳少誠襲

許州拜河陽行軍司馬未行少誠死改駕部員外郎新羅
國君死公以司封郎中兼御史中丞紫衣金魚往弔立其
嗣故事使外國者常賜州縣官十員使以名上以便其私
號私覿官公將行曰吾天子吏使海外國不足於資宜上
請安有賣官以受錢耶卽具疏所以上以爲賢命有司與
其費至鄆州會新羅告所當立君死還拜容州刺史容管
經畧招討使始城容州周十三里置屯田二十四所化大
行詔加太中大夫順宗嗣位拜河南少尹行未至拜鄭滑
行軍司馬始至襄陽詔拜諫議大夫既至日言事不阿權

臣謇然有直名遂號爲才臣劉闢反圍梓州詔以公爲東川節度使御史大夫公行至漢中上疏言梓州在圍閒守方盡力不可易將徵還入議蜀事劉闢去梓州因以梓州讓高崇文拜晉慈隰等州觀察防禦使自扶風縣男進封武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户將行上言臣所治三州非要害地不足張職爲國家費不如屬之河東便上以爲忠一歲拜洪州刺史江南西道觀察使以晉慈隰屬河東公既至則計口受俸錢委其餘於官罷八州無事之食者以聚其財始教人爲瓦屋取材於山召陶工教人陶聚材瓦於

場度其費以爲估不取羸利凡取材瓦於官業定而受其償從令者免其賦之半逃未復者官與爲之貣不能者畀之財載食與漿親往勸之爲瓦屋萬三千七百爲重屋四千七百民無火憂暑濕則乘其高別命置南北市營諸軍歲旱種不入土募人就工厚與之直而給其食業成人不病饑爲長衢南北夾兩營東西七里人去湫汚氣益蘇復作南昌縣徙廄於高地因其廢倉大屋馬以不連死明年築隄捍江長十二里疏爲斗門以走潦水公去位之明年江水平隄老幼泣而思曰無此隄吾屍其流入海矣灌陂

塘五百九十八得田萬二千頃凡爲民去害興利若嗜慾居三年於江西八州無遺便其大如是其細可畧也卒有違令當死者公不果於誅杖而遣之去上書告公所爲不法若干條朝廷方勇於治且以爲公名才能臣治功聞天下不辯則受垢詔罷官留江西待辯使未至月餘公以疾薨使至辯凡卒所告事若干條皆無絲毫實詔笞卒百流嶺南公能益明春秋五十八薨於元和五年八月六日公好施與家無剩財自校書郎至爲觀察使擁吏卒前走七州刺史與賓客處如布衣時自持早一不易娶淸河崔氏

故支江令諷之女某官某之孫有子曰寘年十五明經及第嗣其家業後夫人蘭陵蕭氏中書令華之孫殿中侍御史恒之女皆先公終有女一人凡公男若干人女若干人明年七月壬寅從葬萬年縣少陵原將葬其從事東平呂宗禮與其子寘謀曰我公宜得直而不華者銘傳於後固不朽矣寘來請銘銘曰

武陽受業始於太師以官讓兄自待不疑勤於紫閣取益以卑可謂有源卒用無疵慊慊為人矯矯為官爰及江西功德具完名聲之下獨處為難辯而益明仇者所欺碑於

墓前維昭美故納銘墓中以識公墓

河南府王屋縣尉畢君墓誌銘

畢氏出東平歷漢魏晉宋齊梁陳士大夫不絶入國朝有為司衛少卿貝邢廬許州刺史者曰憬憬之子構累官至吏部尚書卒贈黄門監是為景公景公生抗為廣平太守抗安禄山城陷覆其宗贈户部尚書尚書生坰家破時坰生始四歲與其弟増以俱小漏名籍得不誅為賞口賊中寶應二年河北平宗人宏以家財贖出之求増不得増長為河北從事兼官至御史中丞坰既至長安宏養於家教

讀書明經第宏死堈益壯始自別為畢氏歷尉臨渙安邑
王屋年六十一以元和六年二月二日卒於官初罷臨渙
徐州節度張建封慕廣平之節死聞君篤行能官請相見
署諸從事攝符離令四年及尉王屋徐之從事有為河南
尹者聞君當來喜謂人曰河南庫歲入錢以千計者五六
十萬須謹廉吏今畢侯來吾濟矣繼數尹諸署於府者無
不變而畢侯固如初竟以其職死君睦親善事過客未嘗
問有無既卒家無一錢凡棺與墓事皆同官與相識者事
之娶清河張氏女生男四人曰鎬鋌錄鋭女子三人其長

學浮屠法爲比邱尼其季二人未嫁以其月二十五日從葬偃師之土㙜銘曰

上古愛民爲官求人苟可以任位加其身其後喜權人自求官退而緩者身後人先故廣平死節而子不荷其澤王屋謹廉而神不福其謙嗚呼天與人苟無傷其宂與墳

試大理評事胡君墓銘

胡之氏別於陳明允先河東人世勤固戴厥身籍文譜進連倫惟明允加武資力牛虎柔不持吏夏陽有施爲去平陽民思悲河東土河陸原宜兹人肖後昆五十七不足年

孤兒啼死下官母弟証秩大夫撫君遺哭泣書友韓愈司馬徒作後銘系序初

襄陽盧丞墓誌銘

范陽盧行簡將葬其父母乞銘於職方員外郎韓愈曰吾先世世載族姓書吾冑於拓跋氏之宏農守守後四代吾祖也爲沂錄事參軍五世而吾父也爲襄陽丞始吾父自曹之南華尉歷萬年縣尉至襄陽丞以材任煩能持廉名去襄陽則署鹽鐵府出入十年常最其列貞元十三年終其家年六十七殯河南河陰吾母燉煌張氏也王父璀爲

兗之金鄉令先君歿十三年而夫人終年七十三從殯河陰生子男三人居簡金吾兵曹行簡則吾其次也大理主簿佐江西軍其幼可久女子嫁浮梁尉崔叔寶將以今年十月自河陰啟葬汝之臨汝之汝原吾曰陰陽星歷近世儒莫學獨行簡以其力餘學能名一世舍而從事於人以材稱葬其父母乞銘以圖長存是眞能子矣可銘也遂以銘宏農諱懷仁沂諱璬襄陽諱某今年實元和六年

太原府參軍苗君墓誌銘

君諱蕃字陳師其先楚之族大夫亡晉而邑於苗世遂以

苗命氏其後有守上黨者惠於民卒遂家壺關曾大父延
嗣中書舍人大父含液舉進士第官卒河南法曹父穎揚
州錄事參軍君少喪父受業母夫人舉進士第佐江西使
有勞三年使卒後辟不肯嚮獨護其喪葬河南選補太原
參軍假使職獄平貨滋息吏斂手不敢爲非年四十有二
元和二年六月辛巳暴病卒其妻清河張氏以其年十二
月丙寅葬君於洛陽平陰之原男三人執規執矩必復其
季生君卒之三月君同生昆弟姊凡三人皆先死四室之
孤男女凡二十人皆幼遺資無十金無田無宮以爲歸無

族親朋友以爲依也天將以是安施耶銘曰

有行以爲本有文以爲華恭以事其職而勤以嗣其家位卑而無年吁其奈何

朝散大夫贈司勳員外郎孔君墓誌銘

昭義節度盧從史有賢佐曰孔君諱戡字君勝從史爲不法君陰爭不從則於會肆言以折之從史羞面頸發赤抑首伏氣不敢出一語以對立爲君更令改章辭者前後累數十坐則與從史說古今君臣父子道順則受成福逆輒危辱誅死曰公當爲彼不得爲此從史常聳聽喘汗居五

六歲益驕有悖語君爭無改悔色則悉引從事空一府往爭之從史雖羞退益甚君泣語其徒曰吾所爲止於是不能以有加矣遂以疾辭去卧東都之城東酒食伎樂之燕不與當是時天下以爲賢論士之宜在天子左右者皆曰孔君孔君云會宰相李公鎭揚州首奏起君君猶卧不應從史讀詔曰是故舍我而從人耶卽誣奏君前在軍有某事上曰吾知之矣奏三上乃除君衞尉丞分司東都詔始下門下給事中呂元膺封還詔書上使謂呂君曰吾豈不知戡也行用之矣明年元和五年正月將浴臨汝之湯泉

壬子至其縣食遂卒年五十七公卿大夫士相弔於朝處士相弔於家君卒之九十六日詔縛從史送闕下數以違命流於日南遂詔贈君尚書司勲員外郎蓋用嘗欲以命君者信其志其年八月甲申從葬河南河陰之廣武原君於爲義若嗜欲勇不顧前後於利與祿則畏避退處如怯夫然始舉進士第自金吾衛録事爲大理評事佐昭義軍軍帥死從史自其軍諸將代爲帥請君曰從史起此軍行伍中凡在幕府惟公無分寸私公茍留惟公之所欲爲君不得已留一歲再奏自監察御史至殿中侍御史從史初

聽用其言得不敗後不聽信惡益聞君棄去遂敗祖某某官贈某官父某某官贈某官君始娶宏農楊氏女卒又娶其舅宋州刺史京兆韋屺女皆有婦道凡生一男四女皆幼前夫人從葬舅姑兆次卜人曰今茲歲未可以祔從卜人言不祔君母兄戣尚書兵部員外郎母弟戡殿中侍御史以文行稱朝廷將葬以韋夫人之弟前進士楚材之狀授愈曰請爲銘銘曰

允義孔君茲惟其藏更千萬年無敢壞傷

中散大夫河南尹杜君墓誌銘

杜氏自戴侯畿始分戴侯之子恕爲幽州刺史今居京兆
諸杜其後也其季寛孝廉郎中寛後三世曼爲河東太守
葬其父洹水之陽其後世皆從葬洹水及正倫爲太宗宰
相猶封襄陽公太宗始詔葬京兆襄陽公無子以兄正藏
子志靜後遂嗣襄陽公生僑爲懷州長史棄官老沁水上
爲富家卒葬懷州武陟長史生損爲左司郎中卒贈少大
理大理生賡爲鄭州錄事參軍死思明亂贈吏部郎中公
諱兼字某郎中第三子舉進士第司徒北平王燧戰河北
掌書記累官至監察御史其後佐徐泗州軍遂至濠州刺

史徐泗州軍亂以兵甲三千人防淮道不絕有功加御史中丞賜紫衣金魚入爲刑部郎中以能官拜蘇州刺史旣辭行上書曰李錡且反必且奏族臣上固愛其才書奏卽除吏部郎中遂爲給事中出爲商州刺史金商防禦使改河南少尹行大尹事半歲拜大尹元和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無疾暴薨年六十明年二月甲午從葬懷州夫人常山郡君張氏彭州刺史贈禮部侍郎甝之女生子男三人采立爲天長主簿詞立爲壽州參軍詛立爲順宗挽郎女一人將葬公之母兄太學博士冀與公之夫人及子男女

謀曰葬宜有銘凡與吾弟游而有文者誰乎遂來請銘銘曰

杜氏大家世有顯人承繼綿綿以及公身始爲進士乃篤朋友及作大官克施克守纂辭奮筆渙若不思公牒盈前笑語指麾祿以給求食以會同不畜不收庫廄虛空事在於人日遠日忘何以傳之刻此銘章

李元賓墓銘

李觀字元賓其先隴西人也始來自江之東年二十四舉進士三年登上第又舉博學宏詞得太子校書又一年年

二十九客死於京師既斂之三日友人博陵崔宏禮葬之於國東門之外七里鄉曰慶義原曰嵩原友人韓愈書石以誌之辭曰

已虖元賓壽也者吾不知其所慕夭也者吾不知其所惡生而不淑孰謂其壽死而不朽孰謂之夭已虖元賓才高乎當世而行出乎古人已虖元賓竟何爲哉竟何爲哉

崔評事墓誌銘

君諱翰字叔清博陵安平人曾大父知道仕至大理司直大父元同爲刑部侍郎出刺徐相州父倚舉進士天寶之

亂隱居而終君既喪厥父攜扶孤老託於大江之南卒喪通儒書作五字句詩敦行孝悌詼諧縱誕卓詭不羈又善飲酒江南人士多從之游貞元八年君生四十七年矣自江南應節度使王栖曜命於鄜州既至表授右衛冑曹參軍實參幕府事直道正言補益宏多既去職遂家於汝州汝州刺史吳郡陸長源引為防禦判官未授試大理評事十二年相國隴西公作藩汴州而吳郡為軍司馬隴西公以為吳郡之從則賢也署為觀察巡官實掌軍田鑿澮溝斬茭茅為陸田千二百頃水田五百頃連歲大穰軍食以

饒幕府以其功狀聞使者未復命以十五年正月五日寢疾終於家年五十有六矣隴西公賻贈有加自始有疾吳郡率幕府寮屬日一至其廬問焉其旣甚也日再往問焉其終也往哭焉比小斂大斂三哭焉於斂之二十一日其妻與其子以君之喪旋葬於汝州其二月某日遂葬於某縣某鄉某原君內仁九族外盡賓客於其所止其來如歸苟親矣雖不肖收之如賢苟賢矣雖貧賤待之如貴人是故其歿也其弔者與其哭者其聲也必哀盡焉妻鄭氏也有子二人女一人吾聞位不稱德者有後嗚呼君其終有

後乎銘曰

朝之言嘻嘻夕之言怡怡偕入而出乘馬馳一日不見而死吁其悲

施先生墓銘

貞元十八年十月十一日太學博士施先生士丐卒其寮太原郭伉買石誌其墓昌黎韓愈爲之辭曰

先生明毛鄭詩通春秋左氏傳善講說朝之賢士大夫從而執經考疑者繼於門太學生習毛鄭詩春秋左氏傳者皆其弟子貴游之子弟時先生之說二經來太學帖帖坐

諸生下恐不卒得聞先生死二經生喪其師仕於學者亡其朋故自賢士大夫老師宿儒新進小生聞先生之死哭泣相弔歸衣服貨財先生年六十九在太學者十九年由四門助教為太學助教由助教為博士太學秩滿當去諸生輒拜疏乞留或留或遷凡十九年不離太學祖曰旭袁州宜春尉父曰婼豪州定遠丞妻曰太原王氏先先生卒子曰友直明州鄮縣主簿曰友諒太廟齋郎系曰

先生之祖氏自施父其後施常事孔子以彰𢤱為博士延為太尉太尉之孫始為吳人曰然曰續亦載其跡先生之

與公車是召纂序前聞於先有曜古聖人言其旨密微箋注紛羅顛倒是非聞先生講論如客得歸卑讓肫肫出言孔揚今其死矣誰嗣爲宗縣曰萬年原曰神禾高四尺者先生墓耶

考功員外盧君墓銘

愈之宗兄故起居舍人君以道德文學伏一世其友四人其一范陽盧君東美少未出仕皆在江淮間天下大夫士謂之四夔其義以爲道可與古之夔皐者侔故云爾或曰夔嘗爲相世謂相夔四人者雖處而未仕天下許以爲相

故云大歴初御史大夫李栖筠由工部侍郎爲浙西觀察使當是時中國新去亂士多避處江淮閒嘗爲顯官得名聲以老故自任者以千百數大夫莫之取獨晨衣朝服從騎吏入下里舍請盧君君時始任戴冠通詩書與其羣日講說周公孔子以相磨礱浸灌婆娑嬉游未有捨所爲爲人意旣起從大夫天下未知君者惟奇大夫之取人也不常必得人其知君者謂君之從人也非其常守必得其從其後爲太常博士監察御史河南府司録考功員外郎年若干而終在官舉其職夫人李姓隴西人君在配君子無

違德君歿訓子女得毋道甚後君二十年年六十六而終
將合葬其子暢命其孫立曰乃祖德烈靡不聞然其詳而
信者宜莫若吾先人之友先人之友無在者起居丈有季
曰愈能爲古文業其家是必能道吾父事業汝其往請銘
焉立於是奉其父命奔走來告愈謂立曰子來宜也行不
可一二舉且我之生也後不與而祖接不得詳也其大者
莫若衆所與觀所與衆寡茲可以審其德矣乃祖未出而
處也天下大夫士以爲與古之夔皋者侔且可以爲相其
德不既大矣乎講說周公孔子樂其道不樂從事於俗得

所從不擇內外奮而起其進退不旣合於義乎銘如是可以示於今與後也歟立拜手曰唯唯君祖子輿濮州濮陽令父同舒州望江令夫人之祖延宗鄆州司馬父進成鄜州洛交令男三人暢申易女三人皆嫁爲士人妻墓在河南緱氏縣梁國之原其年月日元和二年二月十日云

女挐壙銘

女挐韓愈退之第四女也慧而早死愈之爲少秋官言佛夷鬼其法亂治梁武事之卒有侯景之敗可一埽刮絕去不宜使爛漫天子謂其言不祥斥之潮州漢南海揭陽之

地愈既行有司以罪人家不可留京師迫遣之女挐年十二病在席既驚痛與其父訣又輿致走道撼頓失食飲節死於商南層峯驛即瘞道南山下五年愈爲京兆始令子弟與其姆易棺衾歸女挐之骨於河南之河陽韓氏墓葬之女挐死當元和十四年二月二日其發而歸在長慶三年十月之四日其葬在十一月之十一日銘曰

汝宗葬於是汝安歸之惟永寧

欽定全唐文卷五百六十七目錄

韓愈二十一

狀

欽定全唐文卷五百六十七

韓愈二十一

故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汴州刺史充宣武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內支度營田汴宋亳潁等州觀察處置等使上柱國隴西郡開國公贈太傅董公行狀

曾祖仁琬皇任梁州博士

祖大禮皇贈右散騎常侍

父伯良皇贈尚書左僕射

公諱晉字混成河中虞鄉萬歲里人少以明經上第宣皇帝居原州公在原州州宰相以公善爲文任翰林之選聞召見拜祕書省校書郎入翰林爲學士三年出入左右天子以爲謹愿賜緋魚袋累陞爲衞尉寺丞出翰林以疾辭拜汾州司馬崔圓爲揚州詔以公爲圓節度判官攝殿中侍御史以軍事如京師朝天子識之拜殿中侍御史内供奉由殿中爲侍御史入尚書省爲主客員外郎由主客爲祠部郎中先皇帝時兵部侍郎李涵如回紇立可敦詔公兼

侍御史賜紫金魚袋爲涵判官回紇之人來曰唐之復土疆取回紇力焉約我爲市馬既入而歸我賄不足我於使人乎取之涵懼不敢對視公公與之言曰我之復土疆爾信有力焉吾非無馬而與爾爲市爲賜不既多乎爾之馬歲至吾數皮而歸資邊吏請致詰也天子念爾有勞故下詔禁侵犯諸戎畏我大國之爾與也莫敢校焉爾之父子寧而畜馬蕃者非我誰使之於是其衆皆環公拜既又相率南面序拜皆兩舉手曰不敢復有意大國自回紇歸拜司勲郎中未嘗言回紇之事遷祕書少監歴太府太常二

寺亞卿爲左金吾衛將軍今上卽位以大行皇帝山陵出財賦拜太府卿由太府爲左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知臺事三司使選擢才俊有威風始公爲金吾未盡一月拜太府九日又爲中丞朝夕入議事於是宰相請以公爲華州刺史拜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使朱泚之亂加御史大夫詔至於上所又拜國子祭酒兼御史大夫宣慰恒州於是朱滔自范陽以回紇之師助亂人大恐公既至恒州恒州卽日奉詔出兵與滔戰大破走之還至河中李懷光反上如梁州懷光所率皆朔方兵公知其謀與朱泚合也

惠之造懷光言曰公之功天下無與敵公之過未有聞於人某至上所言公之情上寛明將無不赦宥焉乃能爲朱泚臣乎彼爲臣而背其君苟得志於公何有且公既爲太尉矣彼雖寵公何以加此彼不能事君能以臣事公乎公能事彼而有不能事君乎彼知天下之怒朝夕戮死者也故求其同罪而與之比公何所利焉公之敵彼有餘力不如明告之絕而起兵襲取之清宫而迎天子庶人服而請罪有司雖有大過猶將揜焉如公則誰敢議語已懷光拜曰天賜公活懷光之命喜且泣公亦泣則又語其將卒如

語懷光者將卒呼曰天賜公活吾三軍之命拜且泣公亦泣故懷光卒不與朱泚當是時懷光幾不反公氣仁語若不能出口及當事乃更疏亮捷給其詞忠其容貌温然故有言於人無不信明年上復京師拜左金吾衛大將軍由大金吾爲尚書左丞又爲太常卿由太常拜門下侍郎平章事在宰相位凡五年所奏於上前者皆二帝三王之道由秦漢以降未嘗言退歸未嘗言所言於上者於人子弟有私問者公曰宰相所職係天下天下安危宰相之能與否可見欲知宰相之能與否如此視之其可凡所謀議於

上前者不足道也故其事卒不聞以疾病辭於上前者不記退以表辭者八方許之拜禮部尚書制曰事上盡大臣之節又曰一心奉公於是天下知公之有言於上也初公爲宰相時五月朔會朝天子在位公卿百執事在廷侍中贊百寮賀中書侍郎平章事竇參攝中書令當傳詔疾作不能事凡將大朝會當事者既受命皆先日習儀於時未有詔公卿相顧公逡巡進北面言曰攝中書令臣某病不能事臣請代某事於是南面宣致詔詞事已復位進退甚詳爲禮部四年拜兵部尚書入謝上語問日晏復有入謝

者上喜曰董某疾且損矣出語人曰董公且復相既二日拜東都留守判東都尚書省事充東都畿汝州都防禦使兼御史大夫仍爲兵部尚書由留守未盡五月拜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內支度營田汴宋亳潁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汴州自大歷來多兵事劉元佐益其師至十萬元佐死子士寧代之畋遊無度其將李萬榮乘其畋也逐之萬榮爲節度一年其將韓惟清張彥林作亂求殺萬榮不克三年萬榮病風昏不知事其子乃復欲爲士寧之故監軍

使俱文珍與其將鄧惟恭執之歸京師而萬榮死詔未至惟恭權軍事公既受命遂行劉宗經韋宏景韓愈實從不以兵衛及鄭州逆者不至鄭州人為公懼或勸公止以待有自汴州出者言於公曰不可入公不對遂行宿圃田明日食中牟逆者至宿八角明日惟恭及諸將至遂逆以入及郛三軍緣道讙聲庶人壯者呼老者泣婦人啼遂入以居初元佐死吳湊代之及鞏聞亂歸士寧萬榮皆自為而後命軍士將以為常故惟恭亦有志以公之速也不及謀遂出逆既而私其人覩公之所為以告曰公無為惟恭喜

知公之無害已也委心焉進見公者退皆曰公仁人也聞公言者皆曰公仁人也環以相告故大和初元佐遇軍士厚士寧懼復加厚焉至萬榮如士寧志及韓張亂又加厚以懷之至於惟恭每加厚焉故士卒驕不能禦則置腹心之士幕於公庭廡下挾弓執劒以須日出而入前者去日入而出後者至寒暑時至則加勞賜酒肉公至之明日皆罷之貞元十二年七月也八月上命汝州刺史陸長源爲御史大夫行軍司馬楊凝自左司郎中爲檢校吏部郎中觀察判官杜倫自前殿中侍御史爲檢校工部員外郎節

度判官孟叔度自殿中侍御史爲檢校金部員外郎支度
營田判官職事修人俗化嘉禾生白鵲集蒼烏來巢嘉瓜
同蔕聯實四方至者歸以告其帥小大威懷有所疑輒使
來問有交惡者公與平之累請朝不許及有疾又請之且
曰人心易動軍旅多虞及臣之生計不先定至於他日事
或難期猶不許十五年二月三日薨於位上三日罷朝贈
太傅使吏部員外郎楊於陵來祭弔其子贈布帛米有加
公之將薨也命其子三日斂既斂而行於行之四日汴州
亂故君子以公爲知人公之薨也汴州人歌之曰濁流洋

洋有闢其郛闉道讙呼公來之初今公之歸公在喪車又
歌曰公既來止東人以完今公沒矣人誰與安始公爲華
州亦有惠愛人思之公居處恭無妾媵不飲酒不謟笑好
惡無所偏與人交泊如也未嘗言兵有問之者曰吾志於
教化享年七十六階累陞爲金紫光祿大夫勲累陞爲上
柱國爵累陞爲隴西郡開國公娶南陽張氏夫人後娶京
兆韋氏夫人皆先公終四子全道溪全素澥全道全素皆
上所賜名全道爲祕書省著作郎溪爲祕書省祕書郎全
素爲大理評事澥爲太常寺太祝皆善士有學行謹具歷

官行事狀伏請牒考功幷牒太常議所謚牒史館請垂編錄謹狀

唐故贈絳州刺史馬府君行狀

君諱某字某其先爲嬴姓當周之衰處晉爲趙氏晉亡而趙氏爲諸侯其後益大與齊楚韓魏燕爲六國俱稱王其別子趙奢當趙時破秦軍閼與有功號馬服君子孫由是以馬爲氏梁有安州刺史侍中贈太尉岫岫生喬卿任襄州主簿國亂去官不仕喬卿生君才隋末爲薊令燕王藝師之以有幽都之衆武德初朝京師拜武侯大將軍封南

陽郡公卒葬大梁新里趙郡李華刻碑頌之君才生珉爲
玉鈐衛倉曹參軍事贈尚書左僕射生季龍爲嵐州刺史
贈司空清河崔元翰銘其德於碑在新里司空生燧爲司
徒侍中北平王贈太傅謚莊武莊武之勳勞在策書君其
長子也少舉明經司徒公作藩太原授河南府參軍建中
四年司徒公使將武人子弟才力之士三百人朝行在扞
衛獻御服用物弓甲煮器幄幕奔走危難上嘉其勤超拜
太常丞賜章服遷少府少監太僕少卿司徒公之薨也刺
臂出血書佛經千餘言期以報德廬墓側植松柏終喪又

拜太僕少卿疾病一年貞元十八年七月二十五日終於家凡年四十有五其弟少府監暢上印綬求追贈贈絳州刺史布帛百匹君在家行孝友待賓客朋友有信義其守官恭慎舉職其朝獻奉父命不避難其居喪有過人行初司徒公娶河南元氏封潁川郡夫人贈許國夫人許國薨少府始孩顧託以其姪爲繼室是爲陳國夫人陳國無子愛君與少府如已生其薨也君與少府喪之猶實生已親負土封其墓夫人滎陽鄭氏王屋縣令況之女有賢行侍君疾逾年不下堂食菜飲水藥物必自擇將進輒先嘗方

書本草恒置左右子男二人敕前左衛倉曹參軍敭右清道率府冑曹參軍女子二人在室雖皆幼侍疾居喪如成人愈既世通家詳聞其世系事業今葬有期日從少府請掇其大者爲行狀託立言之君子而圖其不朽焉

太學生何蕃傳

太學生何蕃入太學者廿餘年矣歲舉進士學成行尊自太學諸生推頌不敢與蕃齒相與言於助教博士助教博士以狀申於司業祭酒司業祭酒撰次蕃之羣行焯焯者數十餘事以之升於禮部而以聞於天子京師諸生以薦

蕃名文說者不可選紀公卿大夫知蕃者比肩立莫爲禮部爲禮部者率蕃所不合者以是無成功蕃淮南人父母具全初入太學歲率一歸父母止之其後間一二歲乃一歸又止之不歸者五歲矣蕃純孝人也閔親之老不自克一日揖諸生歸養於和州諸生不能止乃閉蕃空舍中於是太學六館之士百餘人又以蕃之義行言於司業陽先生城請諭留蕃於是太學闕祭酒會陽先生出道州不果留歐陽詹生言曰蕃仁勇人也或者曰蕃居太學諸生不爲非義葬死者之無歸哀其孤而字焉惠之大小必以力

復斯其所謂仁歟蕃之力不任其體其貌不任其心吾不知其勇也歐陽詹生曰朱泚之亂太學諸生舉將從之來請起蕃蕃正色叱之六館之士不從亂茲非其勇歟惜乎蕃之居下其可以施於人者不流也譬之水其爲澤不爲川乎川者高澤者卑高者流卑者止是故蕃之仁義充諸心行諸太學積者多施者不遐也天將雨水氣上無擇於川澤澗谿之高下然則澤之道其亦有施乎抑有待於彼者歟故凡貧賤之士必有待然後能有所立獨何蕃歟吾是以言之無亦使其無傳焉

圬者王承福傳

圬之爲技賤且勞者也有業之其色若自得者聽其言約而盡問之王其姓承福其名世爲京兆長安農夫天寶之亂發人爲兵持弓矢十三年有官勳棄之來歸喪其土田手鏝衣食餘三十年舍於市之主人而歸其屋食之當焉視時屋食之貴賤而上下其圬之傭以償之有餘則以與道路之癈疾餓者焉又曰粟稼而生者也若布與帛必蠶織而後成者也其他所以養生之具皆待人力而後完也吾皆賴之然人不可徧爲宜乎各致其能以相生也故君

者理我所以生者也而百官者承君之化者也任有小大惟其所能若器皿焉食焉而怠其事必有天殃故吾不敢一日捨鏝以嬉夫鏝易能可力焉又誠有功取其直雖勞無愧吾心安焉夫力易强而有功也心難强而有智也用力者使於人用心者使人亦其宜也吾特擇其易爲而無愧者取焉嘻吾操鏝以入富貴之家有年矣有一至者焉又往過之則爲墟矣有再至三至者焉而往過之則爲墟矣問之其鄰或曰噫刑戮也或曰身既死而其子孫不能有也或曰死而歸之官也吾以是觀之非所謂食焉怠其

事而得天殃者耶非强心以智而不足不擇其才之稱否而冒之者耶非多行可愧知其不可而強爲之者耶將貴富難守薄功而厚享之者耶抑豐悴有時一去一來而不可常者耶吾之心憫焉是故擇其力之可能者行焉樂富貴而悲貧賤我豈異於人哉又曰功大者其所以自奉也博妻與子皆養於我者也吾能薄而功小不有之可也又吾所謂勞力者若立吾家而力不足則心又勞也一身而二任焉雖聖者不可能也愈始聞而惑之又從而思之蓋賢者也蓋所謂獨善其身者也然吾有譏焉謂其自爲也

過多其爲人也過少其學楊朱之道者耶楊之道不肯拔我一毛而利天下而夫人以有家爲勞心不肯一動其心以畜其妻子其肯勞其心以爲人乎哉雖然其賢於世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者以濟其生之欲貪邪而亡道以喪其身者其亦遠矣又其言有可以警予者故予爲之傳而自鑒焉

毛穎傳

毛穎者中山人也其先明眎佐禹治東方土養萬物有功因封於卯地死爲十二神嘗曰吾子孫神明之後不可與

物同當吐而生已而果然明眎八世孫䨓世傳當殷時居中山得神仙之術能匿光使物竊姮娥騎蟾蜍入月其後代遂隱不仕云居東郭者曰毚狡而善走與韓盧爭能盧不及盧怒與宋鵲謀而殺之醢其家秦始皇時蒙將軍恬南伐楚次中山將大獵以懼楚召左右庶長與軍尉以連山筮之得天與人文之兆筮者賀曰今日之獲不角不牙衣褐之徒闕口而長鬚八竅而趺居獨取其髦簡牘是資天下其同書秦其遂兼諸侯乎遂獵圍毛氏之族拔其豪載穎而歸獻俘於章臺宮聚其族而加束縛焉秦皇帝使

恬賜之湯沐而封諸管城號曰管城子日見親寵任事穎為人強記而便敏自結繩之代以及秦事無不纂錄陰陽卜筮占相醫方族氏山經地志字書圖畫九流百家天人之書及至浮圖老子外國之說皆所詳悉又通於當代之務官府簿書市井貨錢注記惟上所使自秦皇帝及太子扶蘇胡亥丞相斯中車府令高下及國人無不愛重又善隨人意正直邪曲巧拙一隨其人雖見廢棄終默不洩惟不喜武士然見請亦時往累拜中書令與上益狎上嘗呼為中書君上親決事以衡石自程雖宮人不得立左右獨

穎與執燭者常侍上休方罷穎與絳人陳元宏農陶泓及
會稽褚先生友善相推致其出處必偕上召穎三人者不
待詔輒俱往上未嘗怪焉後因進見上將有任使拂拭之
因免冠謝上見其髮禿又所摹畫不能稱上意上嘻笑曰
中書君老而禿不任吾用吾嘗謂君中書君今不中書耶
對曰臣所謂盡心者也因不復召歸封邑終於管城其子
孫甚多散處中國夷狄皆冒管城惟居中山者能繼父祖
業
太史公曰毛氏有兩族其一姬姓文王之子封於毛所謂

魯衛毛聃者也戰國時有毛公毛遂獨中山之族不知其本所出子孫最爲蕃昌春秋之成見絕於孔子而非其罪及蒙將軍拔中山之豪始皇封諸管城世遂有名而姬姓之毛無聞穎始以俘見卒見任使秦之滅諸侯穎與有功賞不酬勞以老見疏秦眞少恩哉

下邳侯革華傳

下邳侯革華者其先隴西人也三十六代祖守犍爲黃帝時以力見召拜大司農以其闢土有功又知稼穡艱難遷輕車都尉子孫相繼至周武王時徙居桃林冠冕遂絕其

後人思其濟世之才因復其位而加任使焉華父犨生五年襲先祖爵祿仕至上輕車都尉華母世居長樂有乳哺之恩越王勾踐時嘗侍宴姑蘇臺詩所謂有覺德行者也犨因引重至太行山力不任事遂死於轘轅下上嗟悼命太宰申屠公執刀而解之其支派分離散在他處革華長子也上念其父劬勞而死於王事封華爲下邳侯詔將作大匠治之華爲性堅勁屈強難以直禦匠以其膏潤之然後去其豪族而加裁割焉會太原人金十奴與新鄭人斛斯生相逢薦華於五木大夫是後稍稍得成其名上嘉之

遂釋褐賜墨綬焉華嘗曰吾辛勤久今方成名得處上左右足矣及獻之果然華爲人善履道別威儀進止趨蹌一隨人意上將駕出遊畋獵馳騁毬擊射御及禮神祭祀交賓接賢未嘗不召華偕往伏事上久之因病忽開口論議泄露密旨上繇是疏之詔將作大匠治之又命其友金十奴等令補過之尋獻於上上雖納之然亦不甚見重有泥塗賤處方召使之餘並不得預焉頃之上見其顏色顑頷又衰憊失度上咨嗟曰下邳侯老而憊不任吾事今棄於市不復召子矣遂棄之而終華無息其繼者族人矣

贊曰華之先皮姓軒轅時蒼頡觀鳥跡制文字以其始於皮而聲於華故從革焉初華自胡而來趙武靈王時見重是後子孫盛於中國漢書功臣表有煮棗侯革朱者即其後也

歐陽生哀辭

歐陽詹世居閩越自詹已上皆爲閩越官至州佐縣令者累累有焉閩越地肥衍有山泉禽魚之樂雖有長材秀民通文書吏事與上國齒者未嘗肯出仕今上初故宰相常衮爲福建諸州觀察使治其地衮以文辭進有名於時又

作大官臨莅其民鄉縣小民有能誦書作文辭者袞親與之爲客主之禮觀游宴饗必召與之時未幾皆化翕然詹於時獨秀出袞加敬愛諸生皆推服閩越之人舉進士繇詹始建中貞元閒予就食江南未接人事往往聞詹名閭巷閒詹之稱於江南也久貞元三年予始至京師舉進士聞詹名尤甚八年春遂與詹文辭同考試登第始相識自後詹歸閩中予或在京師他處不見詹久者惟詹歸閩中時爲然其他時與詹離率不歷歲移時則必合合必兩忘其所趨久然後去故予與詹相知爲深詹事父母盡孝道

仁於妻子於朋友義以誠氣醇以方容貌巖巖然其燕私善謔以和其文章切深喜往復善自道讀其書知其於慈孝最隆也十五年冬予以徐州從事朝正於京師詹爲國子監四門助教將率其徒伏闕下舉予爲博士會監有獄不果上觀其心有益於予將忘其身之賤而爲之也嗚呼詹今其死矣詹閩越人也父母老矣捨朝夕之養以來京師其心將以有得於是而歸爲父母榮也雖其父母之心亦皆然詹在側雖無離憂其志不樂也詹在京師雖有離憂其志樂也若詹者所謂以志養志者歟詹雖未得位其

名聲流於人人其德行信於朋友雖詹與其父母皆可無憾也詹之事業文章李翺旣爲之傳故作哀辭以舒子哀以傳於後以遺其父母而解其悲哀以卒詹志云

求仕與友兮遠違其鄉父母之命兮子奉以行友則旣獲兮祿實不豐以志爲養兮何有牛羊事實旣修兮名譽又光父母忻忻兮常若在旁命雖云短兮其存者長終要必死兮願不永傷朋友親視兮藥物甚良飲食孔時兮所欲無妨壽命不齊兮人道之常在側與遠兮非有不同山川阻深兮魂魄流行祭祀則及兮勿謂不通哭泣無益兮抑

哀自彊推生知死兮以慰孝誠嗚呼哀哉兮是亦難忘

題哀辭後

愈性不喜書自爲此文惟自書兩通其一通遺清河崔羣羣與子皆歐陽生友也哀生之不得位而死哭之過時而悲其一通今書以遺彭城劉君伉君喜古文以吾所爲合於古詣吾廬而來請者八九至而其色不怨志益堅凡愈之爲此文蓋哀歐陽生之不顯榮於前又懼其泯滅於後也今劉君之請未必知歐陽生其志在古文耳雖然愈之爲古文豈獨取其句讀不類於今者耶思古人而不得見

學古道則欲兼通其辭通其辭者本志乎古道者也古之道不苟譽毀於人劉君好其辭則其知歐陽生也無惑焉

獨孤申叔哀辭

衆萬之生誰非天耶明昭昏蒙誰使然耶行何爲而怒居何故而憐耶胡喜厚其所可薄而恒不足於賢耶將下民之好惡與彼蒼懸耶抑蒼茫無端而暫寓其間耶死者無知吾爲子痛而已矣如有知也子其自知之矣濯濯其英煜煜其光如聞其聲如見其容烏虖遠矣何日而忘